舟車部 舟 車

舟

易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
共鼓貨狄黃帝二臣爾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
栰造比舟爲橋也維連四船也方併兩船也特單船也栰維木以爲渡也韻集曰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艘
海大船也　山海經曰崙禺始爲舟　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墨
子曰棄作舟　廣雅曰艦大船也舫艕船艙蒙衝艑舸艨艟舸艇艋舟也
釋名曰舩循也循水而行也　又曰舟言周也舩上屋曰廬象舍也其上
重室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又在其止曰罘罳屋於中候望若鳥雀人驚視
也　又曰舩三百斛曰刀貂也短也江南所爲名短而廣安不傾危也
二百斛已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所乘行也　又曰外狹而長曰艥
衝以突敵曰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方舟或謂之杭南楚江湘凡舩大者
謂之舸小舸謂之艇　說文曰舫併舩也　毛詩曰泭舟共姜自誓也衛

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又曰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又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又曰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　又曰吳伐楚陽丐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　又上流何故不吉發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獲其乘舟餘皇　又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屬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又曰晉楚將戰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楚敗而先濟也　太公六韜曰殷君喜爲酒池迴舩牛飲者三千人　又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舩濟於河　周書曰周成王時於越獻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　鄧析書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　家語曰舟非水不行水入則舟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君危事具人部鑒戒篇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其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楚辭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又曰桂櫂兮蘭枻斲水兮積雪　呂氏春秋曰荆有次非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舩次非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事具義兵部劍篇　又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舩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綮子之箸不能無弦而射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舩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惑於死而反忘生也　又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　又曰公孫龍在趙時諸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弟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對曰無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水汜使善呼者呼之而航來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羣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作色不言莊辛遷延稱曰君獨不聞鄂君之遇越人乎鄂君方汎舟於新波之上乘青翰之舟張翠羽之蓋會鼓鍾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今日何日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榆袂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襄城乃奉手進之　列女傳曰趙簡子南擊荊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從君王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祀九江三淮之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誅之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用楫少一人操楫曰妾居河濟之間習舟楫之事願備負持楫簡子遂與操度中流奏河激之歌簡子乃聘為夫人　事具水部津篇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抱朴子曰璵璠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張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絜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士　又曰欲以弊藥必規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欲尋追風櫂監舟而欲濟大川　韓子曰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孫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父而不來孔子謂弟子曰之還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漢書曰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秋上祭宗廟出東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諫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物理論曰夫工匠經

涉河海爲艑艫以浮大川皆成乎巧手出乎聖意　楊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民斯安矣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第五倫爲會稽守爲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張璠漢記曰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椽朱穆曰舟所以濟渡萬物不施遊戲也而今覆者天戒將軍當濟渡萬民不可長念樂遊而已　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牂牁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當還西陵公卿並會爲遜祖道上賜遜御船一舫繒綵舟梁　王隱晉書曰顧榮徵侍中見王路塞絕便乘船而還過下邳遂解舫爲單舸一月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吳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幔上建牙旗同時發火時風猛火盛延燒岸上營曹公軍退敗　又曰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以艦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
弢大戰蜀賊以結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投水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
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荆州土地記曰桓宣穆遣人尋虞
山上有一湖中有敗艦　江表傳曰劉備進駐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
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權軍吏望見周瑜船駛還
白備備曰何以知非青徐軍耶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瑜瑜曰有
軍任不得委署倘能屈威副其所望備謂張飛關羽曰彼欲致我今自
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
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沈約宋書曰垣護之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渭臺護之三百舸爲前鋒進
據右濟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及護之間知
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鏁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
而下每石鐵鏁輒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輛　宋元嘉起居注
曰有司奏初楊州刺史王弘上會稽從事韋詣解列先風聞餘姚令何玢

之造作平牀一乘舡艗二艘精麗過常用功兼倍請免玢令官詔可其
奏　異苑曰檀道濟元嘉中鎮壽陽入伏誅道濟未下少時有人施罟於
柴桑江收之得大舡孔鑿若新使匠作艗舡勿如折斧工人誤截兩頭以
爲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僧匠違約加斷凶兆先遘矣　臨海記曰白鷳
山有湖湖中有一石舡艗　梁江祿津渚敗舡詩曰可愛木蘭賓可怜
丹桂質逐浪徒言是乘風還自失草蔓艗長埋沙巨舡難出陸沉成許去
無復乘流日　梁王筠詠輕利船應臨汝侯教詩曰君侯飾輕利搖蕩邁
飛雲凌波漾鷁采映水煥蛟文電流已冠絕鳥逝復超羣倏忽方千里戀
茲岐路分　陳張正見後湖汎舟詩曰上苑奢行樂滄池聊薄遊汎荷分
蘭櫂沉槎觸桂舟殘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欲知有高趣長楊送麥秋
又別韋諒賦得江湖汎別舟詩曰千里尋陽岸三翼木蘭舡鷁汎青鳧後
雞鳴白鷺前涵花沒淺纜帶葉動深舡不言朝夕水獨自限神仙　又與
錢玄智汎舟詩曰高門事休沐朝野恣逢迎還乘金谷水俱望洛陽城舟
移津女渡楫動渭橋橫風高鷁已落雨霽水還清葉盡桐門淨花秋菊峭

明欲奏江南曲恥習楫歌行 賦 晉棘據船賦曰嘉聖主之神化理通微而達幽棹民氓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質朴而無飾内空虚以受盈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以自寧且其行無轍跡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馳奔 晉王叔之舟賛 後晉王叔之舟銘曰淦則騁車水惟用舟弱楫輕棹利涉濟求緬彼漁人鼓枻清謳 銘後漢李尤舟楫銘曰舟楫之利聲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車

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駕六提羽乘雲車使風雨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負曲故言垂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 根車應載養萬物也括地圖曰奇肱民能爲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肱車至於豫州去玉門四萬里 事具天部風篇 管子曰奚仲之爲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捷相得成器堅固主猶奚仲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略加牛馬時奚仲加馬 釋名曰車古者曰車聲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以若居舍也 史記曰封禪爲蒲輪車惡傷土石草木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式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乘車車衣者有罰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爲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書曰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規睹則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應劭漢儀曰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風俗通曰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原其所以言兩者箱蓑及輪兩而耦故稱兩爾 大戴禮曰王升車則聞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其聲曰和和則敬此御

之節也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白州獻比閭者其葉若羽伐其木以爲車
終日行　漢雜事曰古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服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似省中　白虎通曰制
車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正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　禮記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遣車一乘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又曰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左傳曰齊鄭盟于石門壽盧之盟也鄭
伯之車僨于濟　又曰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而走　又曰
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又曰狄人滅
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曹衛下邑）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又曰
冥仲爲夏車正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
大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
曰培塿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大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踏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　又曰

慶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屣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　又曰鍼適晉其車十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　論
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家語孔子曰自南
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又曰孔子適衛子矯僕靈公與夫人南子
同車出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車遊過市　孔子恥之　孔叢子曰
孔子使宰予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王
曰何對曰臣自侍衛夫子已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
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若夫觀物之麗靡窈妙
之浮音夫子過之弗聽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車也　晏子曰齊人好擊
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轂者不
祥下車而去之然後國人不爲　尸子曰文軒六駮是無四寸之鍵則車
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多　蔡邕獨斷曰凡乘輿車背羽蓋金華又
黃屋左纛金爲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左纛者以旄牛尾爲之大如斗在

左驍馬頭上金鼎多者馬冠也 梁戴嵩車馬詩曰輦洛風塵虎冠蓋相
噴多稱翬其冷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
言盡飛鐵東都妣已鑄西山綏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
事門巷無車轍 銘 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
安處國無民誰與 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受綏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拍不躬
玄覽千道永思厥中 又車右銘曰虞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拍不躬
是臣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音內顧自勑睢
敦儉禮以華國 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
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寒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
咸然若虛 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
離合之業噓疏達開通兩轴噎邪尊卑是從輒輒之用信義所同 又天
軿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飾雖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軿并合出入周通

食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
炮生爲熟 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 又曰君子愼言語節飲食 尚書
洪範三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
本者也 周禮曰王齊則王府供玉食 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
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
食嘗放焉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況若
不繫之舟 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
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
一母見信飢爲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三旬九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
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怜
之強爲之食飯欺言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
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
近萬錢猶曰無下著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或勸謐
送謐曰柳爲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也今
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柏寢之器　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糗糗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
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千千樹
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宮賜淨饌啓曰糜鬳牛炙飯出龍宮
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蓋殽捨雕盤流其滋旨寶器
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驚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
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　陳徐陵謝勑賜杞菊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
甘泉之殽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

儀復視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鷹既延王母
紫蓋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
遂飲瓊漿

梁吳筠移日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
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
恒情蒐難得而觀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
於寤寐雖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況仁義之君子哉
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
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
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
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鶩之食而余不得一啻願以小人之腹爲
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皐綠蒨之筍洞庭紫鬣之魚崑山龍胎
之脯玄圃鳳足之蹏千里蓴羹萬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芰扶南甘蔗
丈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
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爲不祥於人爲慳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録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檐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晉東晳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遂逼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嚥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說文曰餅粢麥屑也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鱠景難蟬欲靜變變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説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廉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藿肉視酒如漿藿如藿相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道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梁劉孝經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滄鳳珍越屠龍故使羣黎收風焉東淨浪神居鷁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遷迄復等受賚預須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骫骳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　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醬而擊鍾　論衡曰儒者言秦平時連茜生於厨中對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　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饌擗脯而行云是麟脯　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　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徼李廣馳射遠歸於厨吏入貢於腊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　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之何吾恐後人覆醬瓿　說文曰醬古名也　梁劉孝儀謝賚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自水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酰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退成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歡益無辭筵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女後傳曰吳光禄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爲母戒言唯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　此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坩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晉周弘正謝勑賚紫鮓啓曰東越水羞鏖糜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擯鮓魚之最　陳周弘正謝勑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名川昔聞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菜豈如兩階干舞四方來格哉

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酥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有太玄之酪　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以羸瘦可賜乳酪太官隨日給之　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一笑林曰吳人至京爲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　齊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酪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滄海之東豈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蠉微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方鴈四衢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爲親負米而不可得復也　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爲督道倉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貢禹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粟紅腐不可食　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長安之水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爲二千石臥布被自養在吾目中矣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馬妻衣裳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　九州春秋曰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肉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之　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爲務其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出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市具宗至皆散空舩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聞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薄助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說曰郗嘉賓餉羅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煩嘉賓　王隱謝敷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員粟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温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敕賚長生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淮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仙游玉爲粮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編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揄風沐雨剥揄皮於秋塞掘鑿鑿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炊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黄石公記曰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罇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罇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見晉軍圍遂脱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緣公云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言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　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千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爲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尚飲百觴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正月旦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振篇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者清酒爲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豫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事具憍篇）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五品當斷之妻如其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旬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
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
領　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
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
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
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　又
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遂頌
使何時迴　又中山公許乞
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瑩
山來　又就蒲州刺史乞酒
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
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
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
疏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
得左右葬於繩徽自用如此

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余覽楊雄酒賦
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
穆生失禮而辭楚侯感爵而輕身
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湧或素
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
讌或揚袂屢舞或扣劒清歌或嘲
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
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
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
獻茲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
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
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
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
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
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
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讙
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劒清歌或嘲
者或仁卑者忘賤饗者忘貧於是矯
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
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
其三事醍沉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
養紓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
而不因賦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
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且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太
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
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
居晉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漪布芬香酷
爲其酒也殊切絕倫三事既節五齊
體寫色清宣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
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豐樽於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
騶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
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
氏之見亂鑒往事而作誡罔非酒而
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
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
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牖戶八荒
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
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
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
起先生於是棒盛承槽銜杯漱
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
陶引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宇宁京之陽面清洛宁背修邙屬風林之
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
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宁俱發雲沸宁
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
滌器鬧山牖而飛觴促膝宁道
故又要宁不忘聞談希奭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
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厓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
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
觥捐觴遺舉白屬引滿使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
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
生聖賢所
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象燮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
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

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
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養性妙
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
非干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
無以奮其怒趙之厥養東迎其王非引卮
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
之酒何賀於治者哉

雜器物部　鼎　鉢　堰　盤　樽　卮　杯　盆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
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
大謂之鼏圓弇上謂之鼐鼐子鼎附耳外謂之鬻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
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鼐鼎及鼒　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弒孔父而取殤公召莊公
子鄭而立之以鄧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鄧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築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事具祥瑞部鼎篇又曰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墨子曰巫馬子問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乎墨子曰鬼神明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與聾盲也若夏后開使飛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龜而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乙又言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而遷三國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　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致於王道　又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勝臣負鼎絕臏死　又曰秦武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得鼎大異於衆鼎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鷹之至中山山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有司皆曰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今鼎至甘泉承休無疆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庭以合明應制曰可　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鼎高府太倉也形九龍於鼎以爲名言大鼎

之墓舍昭王之宮　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於是使人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天大雨　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貢寶鼎一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葬女於郭西閶門外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之　南越書曰懷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潛既而執網者莫不疾耳蓋尉佗之鼎　又曰永城縣江前有神鼎圓數里耳高五六丈葛稚川云赤松子陶金丹鼎　晉中興書曰神鼎見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煙熅之氣自然所生也闕則藏於澤山文明應運而至故禹鑄鼎以擬之事具祥瑞部鼎篇

銘

後漢崔瑗寶大將軍鼎銘曰大禹鑄鼎象物百神饗帝養賢命錫宗臣三距金鉉公德配馮雉膏之災咸在擇人惟王建國分之彝器鼎爲元寶君臣享位足勝其任嚮保寶器持盈若冲滿而不溢黃耳不革玉鉉終吉禹鏤其鼎湯刻其盤紀功申戒貽則後人　後漢李尤鼎銘曰五鼎大和滋味集具雖快其

曰損之爲務　古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爾和鸞鞞琱弋尸臣拜手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　後漢崔駰仲山父鼎銘曰鼎耳革其行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恩危在滿戒蹇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於高恩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　梁周捨鼎銘曰天下寧康異方同軌九牧作貢百司咸理範金鑄器戒鎮階所波圓月鏡傳之無已

鎗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銅龍頭鎗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悞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梁吳筠以服散鎗贈殷鈞詩曰玉鉉布交文金丹煥仙說九沸翻成緩七轉良爲切執以代跋麻長貽故人別

鉢

浮圖澄傳曰澄以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華　西域傳曰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陀越國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願一把滿亦隨言也　交州雜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臨邑王花然所獻銀鉢一口水精鉢一口　支僧載外國事曰佛鉢在大月氏國一名毗舍離國是天子之都也起浮圖浮圖高四丈七層四壁裏有金銀佛像像悉如人高鉢處中央在第二層上作金絡絡鉢鍊懸鉢鉢是石也其色青　又曰摩竭提國在迦維越之南相去四十由旬貝多樹去摩竭提三十里一名毗波梨佛唯在此一樹下坐滿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水邊噉糜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許然後鉢復流河中架梨那龍王接取鉢在宮中供養　法顯記曰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輓復不能進王知與鉢無緣深自愧歎即於此處起塔及僧伽藍　齊王融謝安陸王賜銀鉢啓曰素人之貴有訪仙經鐫刻可尋見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寶玩於簞瓢之門　梁劉孝儀謝鄱陽王賜鉢啓曰珍躬貨貢製極範金用貴寶稱文包龍鼎雕鏤海籍圖載山經閱衆靈於器中弄神姿於掌裏是

令任后所欲遠慙漢世少君有覿逞荒齊寢

堰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銀以黃土堰盛置之猛火土皆化爲丹以此丹金爲盤盌食其中令人長生　袁彥伯羅山疏曰善道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骸朽壞止有白骨在昔成都識此道上聞之使人慨然其業行殊異嘗蟬蛻解骨耳石室中先有堰盛香得便掃除燒香　梁皇太子謝勅賚廣門堰等啓曰淮南承月之杯豈均符采西國浮雲之桃非謂規奇臣南珍靡究未讀秦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識議即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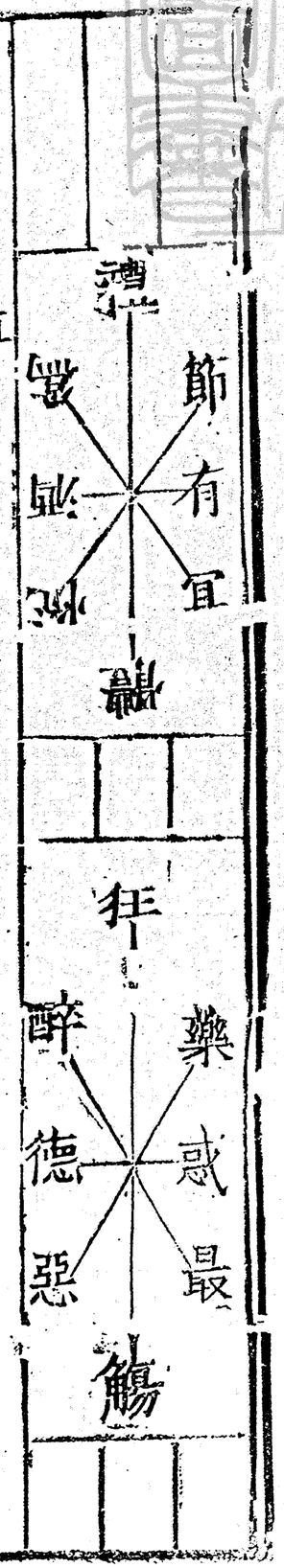
盤

周官曰玉府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供珠盤玉敦　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銘刻成於盤極猶盡也君子有餘也　左傳曰苦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教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　史記曰毛遂謂楚王之左右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受盟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殿上遂右手持盤而左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唼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孫卿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神異經曰西北有金樓上有銀盤廣五十丈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矣　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南有玉盤盤中有玉龜　風土記曰越俗飲宴即鼓盤以爲樂取大素圈盤以廣尺六者抱以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舉　梁沈約詠竹檳榔盤詩曰梢風有勁質景用道非一平織方以文穿成圓且密　魏毋丘儉孝露盤賦曰樹根芳林濯景天池嘉木靈草綠葉素枝飛閣鱗接而從連臺偃蹇以橫施龜龍怪獸嬉遊乎其中詭類壯觀雜遝衆多若乃肇制模鎔應變入神窮數極理究盡物倫命班爾召淳均撰蘭藉簡良辰采名金於崑丘斬扶桑以爲薪詔燭龍使吐火運混元以陶甄陰陽而役神物豈取力於烝民用能弗營不日而成匪雕匪斲天挺之靈雄幹碣以高立于雲霧而上征蓋取象於

蓬萊實神明之所遇峻極過於閶風鳳高翔而弗升遠而望之若紫霓下極下通九原仙掌鄰雙踽集焉即而視之若琴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又能致休徵以輔性竟徒虛設於芳園采和氣之精液承清露於飛雲 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受物既舉清觴又成口實 魏毋丘儉承露盤銘曰芬芬聖魏紹天惟則承露瑰生爰詔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岩岩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挾高而不傾奉戴同以近眉壽以保萬邦

晉殷仲堪酒盤銘曰

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則巍巍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或以醴泉上受雲英和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弈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醴泉上受雲英和羣生歸義祥羲羲恭統神器固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樽

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樽也 禮記曰廟堂之上罍樽在阼犧樽在西 又曰泰有虞氏之樽 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以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各得其宜事具人部聖篇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萬石樽則曰汗交言其重也又況竊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 三者重於樽亦遠矣遠猶多也漢書曰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之事邑唯樓護自安舊節邑亦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二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正坐 東觀漢記曰劉文及蘇茂易永上遣王覇討之覇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冒樂賦賊權呼雨射營中

中覇前酒樽　孔融列傳曰融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事具人部敘志篇

詩　魏文帝詩曰良辰起初節高會構隆娛明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區

銘　後漢崔駰樽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樽金罍玉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後漢蔡邕酒樽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荒德將無荒過則荒沉盈而不吊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後漢李尤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湛此玄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聊以摽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切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宋何偃常滿樽銘曰貞明麗象是食中望唯茲奇器神絕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鳥驚之詩豈伊異況

巵

韓子曰棠谿空見昭侯曰今有白玉巵而無當足器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曰以瓠器空曰白玉巵美而君不以其無當耶曰然空曰爲人君漏泄羣臣語猶玉巵無當也空每見出昭侯必獨臥唯恐夢言泄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陳軫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巵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酒具遊說篇臨鐵論爲齊王使見昭陽巵　漢書曰高祖奉玉巵爲太上皇壽　又曰初何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盧江長史時武弟顯及故人酒酣巨川源不能實滿爲楊州刺史奏事在邸春壽兄子適長安壽爲具召武見其兄子曰此子楊州長史材能絕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

晉傅咸汙巵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巵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爲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有金商之瑋

寶亹乾剛之淳精歎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清爰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陪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屓匪之不若

後漢崔駰漢明帝須曰帝乃召屓執冒覆珪運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屓

杯

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跪進玉杯食　禮記曰父母沒而杯圈不用也管子曰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公曰盡不爲寡人壽叔牙奉杯而起　文子曰清能飲馬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則不忍用也圈木所爲也屓匜之屬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言闇河水不見太山　韓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形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薦豹胎　又曰紂爲玉杯而鄂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乘羊坐於堂下而饗之盡一杯勝數也然祭者用大也一杯酒甘蠟漬其中匹夫不嘗小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域獻夜光常滿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江河之腐齒不可光明照徹夜以承

於庭中以向天比旦而水升滿中汁甘而香美斯實靈器　漢書曰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盜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棄當弃市上大怒曰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所以奉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敢指言故以取上諭之陛下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之　又曰元帝徵東宮見賜杯案盡金銀飾非當所以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臣當從之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食臣下也　又曰王嘉爲丞相數上事言不宜封董賢上怒有詔收謁者即召丞相詣廷尉詔獄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曰將相不對強吏陳詔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冤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貢國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見女子耶何詔咀藥而死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爲人廉儉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子希見其面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叔平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論衡曰河東須曼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望而止月之旁甚寒饗恪飢欲食輒飲我流霞一杯每飲數月不飢　王逸子

日頰湏之簞瓢則勝慶封玉杯何者曰侃上成帝螺杯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似霞杯形如烏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　西越志曰南海以蝦頭爲杯鬚長數尺金銀鏤言康州刺史常以杯獻盛開文用以盛藥未及飲無故酒躍於外時盧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卽令筮之安遠曰卽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爲盌後漢馬敬通杯銘曰樂則思舊燕則思羣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後漢李尤杯銘曰小之爲盌大之爲闔杯闔之用無施不可以飲以享慎其得正用公之美驕矜爲病　梁陸倕蠡杯銘曰用邁羽杯珍愈渠桃實同蠡測形均樣滿俾緩我疲病獨居無伴所不此挹誰謂誰方言曰楚魏宋之間盌謂之盂

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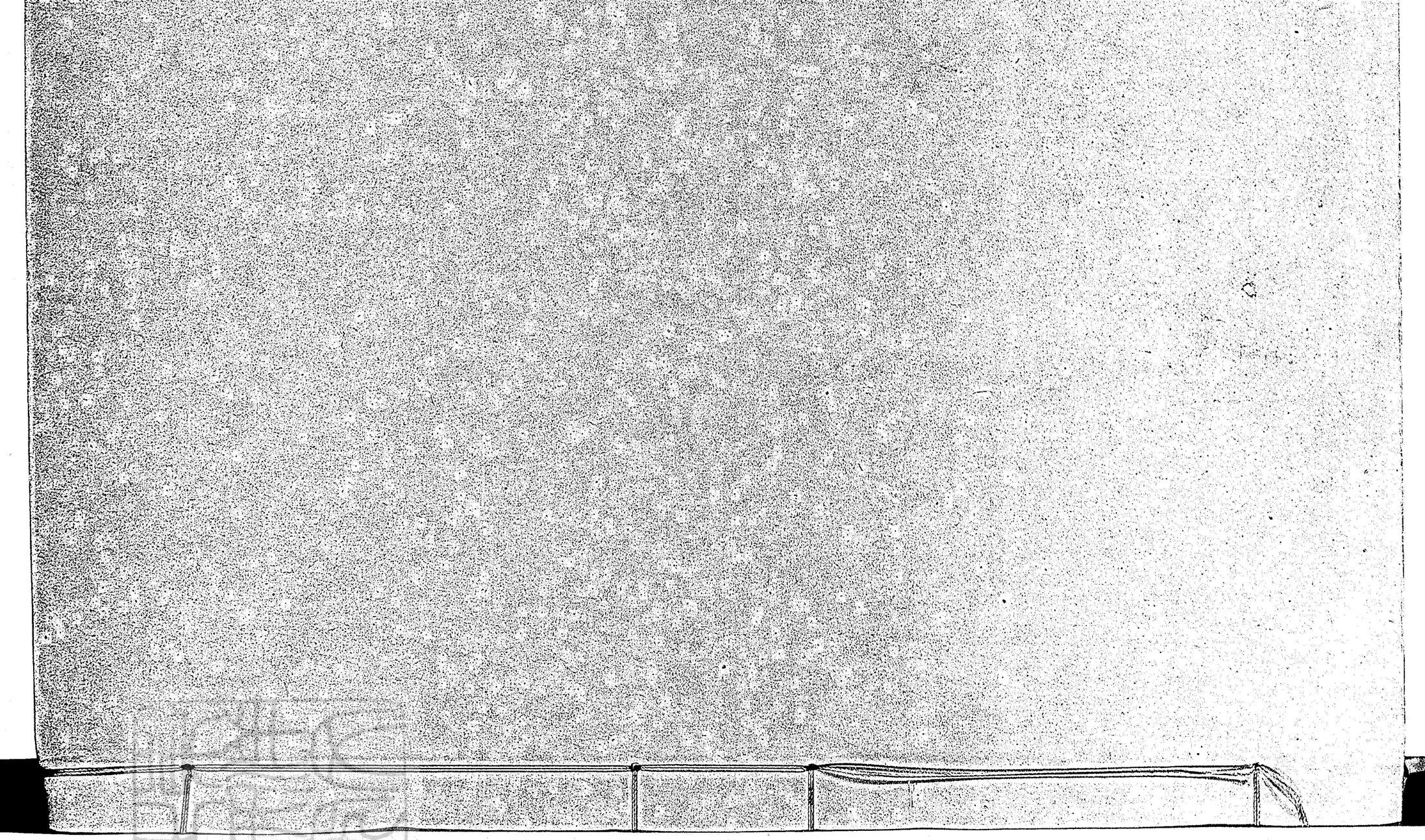
說文曰盌小盂也　吳志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爲前部督受勑斫敵前部營孫權特賜米酒衆有寧乃以銀椀酌酒自飲兩椀乃酌與其都督周泰伏不肯時持寧引自削置牀上呵之曰卿見和於至尊孰與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卽起邦持酒通次酌共各一銀椀至重　咸康起居注曰詔使遼東使時送遼等玩瑤盌　魏陳王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子涼風之崚湄采金光以定色擬朝陽而發煇豐玄素之煒曄帶朱榮之葳蕤繒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飄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于時乃有明駕神后廣彼仁聲夷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使制匠窮而麗之殊形華色燦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蜿蜒龍征光如激電影若浮星伺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敬雖離朱之聰目由炫燿而失精何明麗之可忼起羣寶而特章侯君子之閑宴酌甘醴於斯蠲既娛情而可貴故求御而不忘　魏應瑒車渠椀賦曰惟茲椀之珍瑋誕靈岳而奇生扇不周之芳烈浸瓊露以潤形蔭碧條以納曜翕朝霞而發榮紛玄黃以彤裔曄豹變而龍華象蜿虹之輔體中含曜乎雲波若其衰色鱗聚卓度詭常細緼雜錯乍圓乍方蔚術繁興散列成章楊丹流縹碧玉飛黃華氣承朗內外齊光　魏

徐幹車渠椀賦曰圓德應規異從易以珂盤因歡接口媚于君顏　安大小得宜客如可觀盛彼清醴承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表裏相形舉茲椀以酬賓榮密坐之曲宴流景燭晃以澈清醴瑤瑟而外見　隋江揔瑪瑙盌賦曰翠羽流霞爰覩殊特臻自西國狀驚鶴之點遺似遊龍之割刻士衡譬之雲采中郎羞其馬勒于時北園清夏東閣浮涼山交枝而影雜水沉葉而流香蟬無風而引短鷺出迴而飛長副君海亭岳峙紙落金鎖獲阿宗之美寶命河朔之名觴寶出崑侖之仙阜觴即玄洲之玉酒酒既醉而還年盌稍酌而延壽仰天縱之體物銘歌器艺何有

書　秦嘉妻與嘉書曰分奉金錯椀一枚可以盛書水玩璃椀一枚可以服藥酒

表　梁諸葛恢表曰詔云行當則離以為悵罔分致氈毯一劒一琉璃椀一貴達心領録之天恩望極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41
No.

巧藝部　射　書　畫　圍棊　彈棊　博　樗蒲　投壺　戲　藏鉤　四維　象戲

射

世本曰逢蒙作射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禮記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左傳曰晉將戰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尸子曰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又曰鴻鵠在上弱弩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莊子曰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鴈以五鈞射者見鴈而不見雀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

石以爲伏虎寧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而況於人乎　史記曰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有虎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他人學者莫能及　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將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　淮南子曰越人學遠衆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漢書曰匈奴畏邳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之能一中　魏書曰文帝共上常獵爲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擊勇使將武騎吳志曰太史慈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策計麻保賊賊緣上樓上行罵以手持樓梵慈引弓射之天貫手著梵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曰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射出百步後滅猎貢良弓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

詩

梁元帝落日射麞詩曰促宴引枚鄒中圍觀獸侯日度堋陰廣風橫旗影浮移竿標入箭畢鼓送爭籌附枝時可息言從清夜遊

周庾信北園射堂詩曰軒堂聊可習仙的不難登轉箭初辭竿橫弓先望堋驚心一鴈落連臂兩猨騰直知王濟巧誰見魏舒能空心不死樹無業未枯藤擇賢方至此傳庖欣得朋

書

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事具百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宰恐君聽用讒人使已不得行其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焉辭歸魯宓子曰書甚不善勉而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捉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所以去之而來也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賤其才任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鼓琴瑟吹洞簫　又曰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

席硯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事具文苑篇又曰陳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騁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之榮 後漢書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家貧好學名芝及第禀善草書至今稱之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子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三輔決録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未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王隱晉書曰索靖燉煌人靖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世號得伯英之筋一臺二妙天下爲希 晉陽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縊而分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蹤竦而得宜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檛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夸而高舉或落擢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揚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擧有易如長河之分收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巖隆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峻峙如嚴霜之傾枝衆巧百態無盡不可窮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遇虛空而測有思沿相心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摩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嫵深功爾其隸明敏婉孌絢蒨移將摛文簡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莖約實筥張垂端整曲裁邪製乃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責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檗放 後漢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鳥震延頸奮翼勢似流雲 晉衛恒四體書勢曰弘農張伯英轉精其巧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漂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遺仲將謂之草聖 晉索靖書勢曰蓋草聖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頹阿那以羸形欻奮迅而相及其逸遊遄響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窅隆揚其波玄熊對路

于山岳飛鷺相追而差池擧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若隨鬬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被獸嬉其間騰猨飛鼯徊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及據接空自翫張設牙跋 晉劉邵飛白書勢曰烏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數斫毫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凍釋靈電掣直准箭馳岳擬蠖勢參節岑譚綺靡循移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逐 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啓曰竊以仰巖遺轉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盡石書有暗厨盡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續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跡啓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二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物華柱宮盈滿甲館藏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頗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慙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畫竟徵東平之獻

王義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自得以望城扉如碑石不營雲飛之敬寫特曲辱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作楷銅鉤時懸歌案戚意之深良不能已

畫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妾與若是將欲獻單于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西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日休暑王閎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所召者輒披圖召焉其中常者悉皆行賂王昭君姿容甚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

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范曄後漢書曰
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
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　而不言　風
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古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
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
固周密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焉后美於色厚
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
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拍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
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世說曰晉陵顧愷善畫絕世好嘗起人形
欲圖殷荊州堪曰我形惡卿不煩爾愷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黜童子
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散月　又曰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
何事如此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
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毛有神明殊勝向未安時顧謝
與在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人此子自宜置於丘壑之

中　又曰顧長康畫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雖　晉傳咸畫像贊
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兒其泣血殘刖之刑情以悽然觀
曰惟年命之遒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
於鍾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書視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
血面而滅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髣髴之不毀覺害仁以偷
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璧　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玄兎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
浦迴邅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梁元帝謝上畫蒙
勑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髮髯宣室之圖更難
議擬成蠅早術畫馬疎文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愧景山寵踰魏皇之
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
動還傾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斷靦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
像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窶喜曰視君不如弈棊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丹朱善棊　說文曰弈圍棊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蜀志曰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即奏衆往御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棊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書悴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君耳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敵遂退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棊局壞粲復爲之粲者不信以抱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博物志曰相譚棊營善音樂焉翊山子道王九眞郭凱等善棊太祖皆與爭能　晉中興書曰陶侃爲荆州日兄佐史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圍器何以此爲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棊爲手談　俗說曰設仲堪在都嘗往看棊從在兄官寺前宅上干時表羌與人共在牀恐下圍棊仲堪在裏問表易我表應荅如流圍棊不輟表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毎有往復後漢馬融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二尺之局爲戰鬬場陳聚士

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傍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鴈行踧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離亂在壤相救先後弁没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棊欲疾營或窘之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棊賦曰昔班固造弈百之論馬融有圍棊之賦擬軍政以爲本引兵家以爲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慮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象則班所造雉方砥平素質玄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内含光潤形亦應制於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圖共生皆目弁也持棊合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詩奇變之可嘉恩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絶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爲之餘旨差見玩於君子　晉蔡洪圍棊賦曰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

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圖等塗
授卒三百惟臺任巧於無主譬採鼓乎中原於是據妙思奮玄籌玩服色
尚騂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數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
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干霓入類狡兎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褰類絕貫
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級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冥舒翱翔容
并轡掌南拍情實西射楊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某是陳靜昧
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誼譁譟擾色類不定
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鬬幷競勢
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妒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握衆
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崔嵬雲起
巃嵸浪傳峯峯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亙奔殺未
結而筭已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斫桑不足以之譬后孌不足
稱社皐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或設死而
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于一以貫　梁武帝圍棊賦曰圍奮象天方局法地

桓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瑾玄玉方昨無斜直道一不曲
列兩陣駢雙軌徘徊鶴翔差池鷺起用忿兵而不顧
成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
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
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
疎勒之屯邆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
瑟專守株而待兎或有少棊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
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
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畜銳以將取必居謙以
亦儌耳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
壺銀臺車廂井欄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
爲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
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先撤而死故
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奥秘　梁宣帝
圍棊賦曰引如征鴻乃建將軍布將士亦遵河而必危癡無
失行而致寇不助彼窮欲佻巧而行促劇而擾悟勿膠柱以調
不爲榮若其苦戰未不爭東西馳走左右自牧譬猛獸之將擊
功墜於垂成至如玉非劫非時兩懸兩生之近事亦臨高而應
君子以之遊神先達

起沼布若翥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離離蜂起百塗從橫萬制
或無厭而及失或先贏而後濟 後漢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基
爲弈弘之說之舉大略高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謀有白
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
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厄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涌決有似奚子汎濫之敗作伏
之奇要厄相扼割地取賞蘇張之姿參分有勝而不詭周文之德遂巡儒
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
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弈勢曰蓋基弈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
蜂起駱驛雨集魚鱗鴈峙奮維闡畫固衛邊鄙或飾
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兩見擒滅淮陰之謨拔
旗之勢也或臣設無
常豫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塵中基既捷四表自
亞夫之智歟拿之
苛也或假道四布周羌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
弱象寡臨據孤臨退

掃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宜渡之方亦挑誘既戰見欺
不量進退羣聚俱隋力行唐突瞋目恚盡 恒覆局勢潰項將敵對紛拏相趨
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 相塞見可而進先發後剋燕昭之
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 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箸慮
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 爲所謀項羽之失
基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 羣也 後漢李尤圍基銘曰詩
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闕既弃道 局爲憲矩基法陰陽道爲經緯方
錯列張 梁任孝恭謝示圍基啓曰 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柱漢柱
礎先需笑古人之工知前事之已拙 妙籍于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
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 効頻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
已墜內愧脅拳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 智後車之數諺頒計食空貴長安
之米 梁沈約基品序曰亦弈之時義 大矣哉體希微之趣舍奇正之情
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 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
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 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

宋臧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至小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交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弄情降臨小道以爲凝神之性難限入玄之致不窮今撰録名氏隨品詳事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彈棊

魏文帝典論曰余於他戲來之事少所嘉唯彈棊盡其功乃爲之賦昔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世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高巾拂棊妙踰於帝周王褒彈棊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捽筆徒思賦辭短竟無陳後漢梁鮪彈棊賦曰榮華灼爛孝不離辭於是列象棊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裁製乃基峯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無與儔魏文帝彈棊賦曰惟彈棊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

[illegible]略允貫微五洞幽局則荊山妙璞發灤揚暉豐腹高隆庳根四頹平如砥滑若柔黄棊則玄木比幹素樹西枝洪纖相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後直叩先微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繹屣轉盤縈或暇豫安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于時棊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噱或戰悸而不能語 魏丁廣彈棊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緻理肌平甲高得適既安且貞棊則象齒選乎南藩禮身重腹隱頭駕騁悍說敏不輕不輕列數二六取象官軍微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八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成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棊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兎前中却舞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之牢取五悦哉忽乍誠足慕也若天氣竭力殘弱膂却心進不及敵中路勵擒仁而不武春秋所微剛優勁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隊我廢彼立君子云是過酒不及 晉夏侯惇彈棊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遘衆塾以廣娛觀可巧之璞麗律彈棊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右或煩蜿龍藻或分帝班駁或發色玄黄或皦的

鱗白惡曾匠之精能傾工心於彫錯形方隆而應矩煜煜霞以倏爛爾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綦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憩相形接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耶因偃掌而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務而躓合乘流密以遥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捭撥捶撇應無方修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捐或奮振唐唐頹水衆連綦單局覆等分紀殘勝者舍和負者衰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梁簡文帝彈綦論序曰觀夫樸窄蒼而挺質扁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摽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揔玄黄之武略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之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綦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旗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幡而霸國之勳全六想而陳平之智反八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几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鄰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輧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旨也 梁元帝謝東宮賜彈綦啓曰經

本懸遊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骨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相有錫聞於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綦也古者烏曹作博 山海經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綦五色而文 狀如鴟卵事具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鬻博樓上遊俠篇 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事具人部遇者也 家語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 說苑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阿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綦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綦子置上加雞子其上左右悶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事具人部諫篇 論 吳章昭博弈論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

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皇寧處若寧越之勤董生之
馬漸清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
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
今功名之士皆積累殊異之迹勢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君不墮其業窮困
不易其素是以卞武立志於耕牧王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習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
繼以脂燭當以臨局交事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拜之上所務不過方罫
占賈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
不階其術徼進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則非孫吳之倫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以變詐之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
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
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老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方今聖
朝乾乾務在得人博選良才旌簡旌俊設呈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

樗蒲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柱地
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淮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
復親屬一慟而絕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作樗蒲庾翼集衆軍于贊陳節
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剥非爲治之本自今樗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
斷之翼荅曰今唯許其圍棊餘悉斷

後漢馬融樗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于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樗蒲伯陽入戎以斯消憂枰則素旃棊罰
出乎西鄰緣以繢繡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
十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玄犀象牙是磋是礱杯爲上將木爲
君副齒爲號今馬爲翼距籌爲策動天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
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
常勝時有逼遂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沸渭精誠一叫十盧
九雉磊落蹉跼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粉潰勝貴歡悅負者沉悴

投壺

禮記曰投壺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謂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神仙傳曰王女投壺天爲之笑　東觀漢記曰祭遵雅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略曰郎鄂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　古歌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弈莫復行　何劭王弼傳曰弼性好弘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魏郎鄂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格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性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堂鳥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爵奉中司射是職爵曾孫侯氏與之乎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察妙巧之所極駘驥聯翩翻翻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勑既入躍出往薦偃仰俯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爲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勑奇數釣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輒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擸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貫春秋貶羣赤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者也柯列龍布匪罕匪綱雖就置猶弗然矧迫絕之所投性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璉瑋百變惡可窮讚

塞

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與井公塞也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　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伯夷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所死不同殘生均也　漢書曰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

詔孟康曰棄五關不得行故云格五也 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上鼓堰袍空桑之琴質樸之化上古所聆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纂有十二律吕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隅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寒之爲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于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爲法式焉

藏鉤

風土記曰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婦兒童爲藏鉤之戲分爲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爲一籌三籌爲一都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毋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事具居處部宮殿篇 賦晉庾闡藏鉤賦曰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以道生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思蒙籠而不啓目炯冷而不暢多取決於人長乃不容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迹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垂策靡陳而不喪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明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攘袂以發奇探意外而求迹奇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衰容神材比爲愚策

四維

賦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犨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棊取象元一分而爲二准陰陽之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爲成乎其中世有哲人黃中通理探賾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衆藝之特奇盡盈尺之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

配趁舍同而從類或盤紆詰屈連延駱驛或間不容息舍基則獲圖成末

象戲

周武帝造象戲　王褒爲象經序曰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筭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惇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淩賤直而爲曲不可以卑畏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儀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爲下盡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義或遷善戚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沉審爲貴正其瞻視或以徇齊爲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必由忘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斤言崇於拱壁一德踰於華袞賦　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肇初法凝陰於厚德仰沖氣於清虛於緑簡既開月扃直正理洞研幾原窮作聖若即扃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口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璧泉洪鍾如懸明鏡曰鳳遙臨黃靈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坤以爲輿剛彖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戍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於是擯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既舒玄象聊定金抨照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顧兎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沉乃豫遊年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鑪浮氣月落桂垂星斜物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廻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申而取未

養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胃閉嗜慾養生之末也　莊子曰吹吁呼吸吐故納新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韓子曰神不注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華他別傳曰他嘗語吳普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動搖穀氣得清血脉流通疾則不生鄭見戶樞雖用易腐之木朝暮開門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赤松彭祖之爲導引蓋取於此也

珍一五耀內守九精　又曰城陽郗儉少時行猶喳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導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一百餘日顏色極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苦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魏稽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持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而盡命上獲千餘歲不可數百年而世不精故莫能得之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知也薰心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則清虛寡欲之所保養以通也

卜筮

禮記曰龜爲卜筴爲筮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尚書曰立卜筮人　古史考曰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左傳曰鄭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矣鄭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史記曰卜者以決天地象四時於民行義分策定卦旋式正基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筴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室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伏犧作八卦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勾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論　晉郭璞閒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有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用豈非類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木或取類丸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

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兎蹄非兎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蓍以求神神窮則蓍廢宋顏延之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蓍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噬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惰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即辯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壬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鷺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在

相術

孫卿子曰古者姑布子卿今之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　又曰許負唐舉鄧通條侯此四公皆善相　史記曰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爲丞相賢曰我若爲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玄成事具職官部丞相篇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莱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曰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鶱頷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魏陳王曹植相論曰世人固有身脊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駕馬一毛似驥耳又曰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狀蓋

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
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
色有先見也故福鬷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荀子曰以爲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景有三次之福以爲
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祟之應郤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
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魏王朗相論曰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
不言相形之書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慄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
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
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相色摘理不常中必
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寫記其効驗之尤
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二之條侯而已　周庾信以蔡澤就
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龜龜富貴自取年壽須
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象形
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

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
裁出世身摧家破馬唐桮穿郎署楊雄
食而官不過尉史或顏惠若神僅至齠
其偏有得也　梁劉孝標相經序曰夫
響夐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庸弱
而能言入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夭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
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搥玉枕磊落相
望伏犀起蓋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
其深目長頸顏頗戚鼻蛇行鷙立猴喙鳥咮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
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奎如嫗
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梔逞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或閻或
躍馬騰珍或飛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岩無以飽生王饌終乎
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疾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乎軫對曰王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須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
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乎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
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
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
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
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
焉天子異之 相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終朝裹馬宿東亭
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 又曰余少時見揚子
雲之麗文高論不目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
太劇而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臥蔂其五藏
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亡 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
寄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三輔決録曰趙岐初名嘉延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
令勑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
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勞問者曰
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及書問者曰
非爲疾也 又曰予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
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
入腹後郴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
他怍宣意遂解甚怡懌 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沉痾類弩影積弊似河
魚詎逢龍子浴空歎楚王逍 又喜疾廖詩曰朝窓猶掩扇
逍遙臨四注蒹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憲聊喜墊生廖災星夜
去樓蠲邪無賈服祆氣息梁牛隔簟簾條映水含珠榴丹
水出長洲結友尋方岳採藥訪閭占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
駕輕簪必易抽 梁劉孝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耽寢寒
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慧均楚疾愈餓同宋年益豈勞

觀濤客　梁未超道歲晚沉痾詩已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伏鑪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水合洞無聲太息興林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晉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轉損校朝夕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傾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妙門乃歸奇於涉靈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充以三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久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旅聞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恥臥疾以來休是時凍雨洒塵凉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梁簡文帝在荊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禁復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騎會二箭西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奚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褶

明日日夜厲精地雜黠惡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非薄徒積妨賢　梁簡文帝誡勵曹文

皆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闡業堪把沂川可浴弟邻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巢州爲法暫止褰褶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凡尚憂未振高臥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雷警夢惠日曛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梁陶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疢疾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輒按左右師藥易尋郡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遥山絕浦其間天枉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禄外邑將命遠途或

祇直禁闈晨宵閇隔或羈東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筒則可庸堅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醫

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爲猶治也）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爲膏）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盟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穴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事具大卸聖篇）史記曰扁鵲姓秦名越人時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及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扁鵲　又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魏志曰華他遊學徐土燕魏間號神醫也嘗行道見一人病謂他曰吾有急病子可下針他曰君病深當須破腹取病然後可治不者必死病者曰先生決之不痛無苦他乃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牀者則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晉稽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旺下積日羸困危殆史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匆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匆無顧問偉斯藥之人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於重困還精爽於既繼